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邪正 附 才德 朋黨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賢難進邪難退○進君子易安君子難退小人易絕小人難因其易而圖其難則世道之開泰終可保罥其難而幸其易則世道之轉否大可憂君子天地間一鳳凰麒麟也出則應天下之瑞隱則孤天下之望小人天地間一狐鼠蜂蠆也去則爲朝廷之福返則爲朝廷之禍猶妨大明麗空繁星鏁熖洪鐘振廟瓦缶稀聲此君子陽長之秋也當是時天子曰化路之榛者通善類之蟄者奮築巖審象傅說亟招

釣消揚庸呂望旋擢大臣曰賢聖相逢者吾之願登崇俊良者吾之職國士可薦推轂慇懃親故果賢夾袋收拾元氣回復金玉寶之人孰不以爲喜然治安一策藥石峻烈能免長沙之歎恨耶佛骨一疏霜日爭嚴能免皇甫鎛之下石邪護養桐梓一息不謹則根本動搖矣故曰進君子易安君子難至如高臺已傾曲池已平險詐氷消田邪電掃此小人灰冷之候也當是時天子曰四凶盈貫而舜必誅否則珷玞亂玉也管蔡搖毒成王必斥否則稂稗害苗也大臣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射準高墉毋使訓注得以洶其瀾也立政立事勿以憸人獲狐于田毋使恭顯得以煽其燄也佞根盤据斤斧除之人孰不以爲賀然蕭嵩再召貽唐亂基能保其無入于

左腹之巧耶僧孺復還李黨掃地能亦其不由逕而來媚竈而入邪區處冦盜一鋪我室則鬪我堂奧矣故曰退小人易絕小人難

君子小人難辨○辨君子小人爲甚難處君子小人爲尤難天下之不能純君子而無小人猶天之不能純陽而無陰也泰之爲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明知其爲君子則必處之於內而勿使其有駸駸向外之意明知其爲小人則必處之於外而勿使其有進進趨內之漸苟非致察乎如是爲陰如是爲陽則一陰一陽之道有一消一長之理安保其不陰長而陽消君子外而小人內哉禹皋與共驩雜處使堯帝而無知人之明則共驩之罪誰其正之周召與管蔡

同朝使戍至而無黜陟之明則管蔡之戮誰其決之拔莠而養苗舍猶而取薰常情之所共知然莠之足以亂苗猶之足以勝薰非有真見者其能去之決而絕之勇乎

稽古偉議 去邪所以用賢○若昔俊乂在官百僚布列有虞君子何其濟濟也四凶濟惡若未足以玷泰和之治舜乃首正宗罪之刑不肯少貸寧不以四凶未去則莠或得以害苗也紫或得以奪朱也惟其去四凶而舉十六相故大禹徂征伯益振旅議論若少異矣而終莫揜其至和相遜之風臣懷忠良王多吉士成周君子何其藹藹也管蔡流言似未足以累泰和之習成王必嚴東征之命不容少釋寧不以管蔡不誅則鄭或至於亂雅也渭或至於混涇也惟其去三監而命

周召故周公爲相召公不悅議論非不同矣而卒莫害其衆賢肅和之勳

嘗以眞情用舍○初元之君召用儒生是儒之名可愛也東海儒宗屢斥奸佞折而不撓卒死械擊豈用儒之盛心者吁帝之用儒者名其琴瑟洞簫之樂者實也建始之君容受直言是直言之名可重也光祿同姓感泣言事厄於戚屬徒騰口說豈用直言之盛心者吁帝之用直言者名其耽樂內寵之敝者實也建中初以推誠爲意以納諫爲心或者寧不爲建中喜然姜蕭見幾旋踵斥盧杞敗國死以爲賢愚知帝以用姜蕭之名而掩其用盧杞之實也元和初以循默罷平章以忠亢相給事或者寧不爲元和慶然李絳精忠以言而

罷承璀奸佞以説而召愚知帝以用李絳之名而蓋其用承璀之實也極而至開元國本之際與其聽大臣力爭之名豈足以回其聽奸人家事之實又極而至永始延平之災與其聽上書譏切之名豈足以易其聽佞臣深遠難見之實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黄鍾毀棄瓦釜雷鳴漢唐之治所以有名無實卒不能及三代之長也

法祖嘉猷 國朝進退賢否○惟我國朝士氣日伸公論日明君子小人之辨尤爲昭著自一陽長於建隆駸駸至於慶曆則六陽亨盛之日也君子萃聚衆多如繁星麗天而小人之牙櫱迹消影滅矣自一陰積於熙寧紛紛極於宣靖則六陰凝閉之時也君子委蛇退縮如空谷白駒而小人之荆棘根

盤互結矣且熈寧之初當韓公爲相可以爲君子得志之時富公去而君子遂不容於朝元祐之初司馬公爲相公論復幸其有歸司馬即世而君子各自爲黨其後文潞公吕申公猶在朝已不能息諸賢之爭范忠宣公雖有持平之論又不能杜小人之進吕大防一用小人則元祐爲紹聖矣元符之後韓忠彦雖復用元祐之人復不能去姦邪之本曾布一引蔡京則建中爲崇寧矣是皆害根既絶而復萌邪徑既杜而復啓故小人乘參用之論而其魂返因内惻心而其脉盛於是調停之説易爲紹述之説變爲朋黨卒以啓裔夷猾夏南北分裂之禍可勝嘆哉

姦邪情僞難察○元祐初司馬公與吕正愍公相繼柄用東

坡記注伊川說書一時人才何嘗鬱矣而不拔義何利嘗混矣而無分司馬公謝事正惡東坡伊川尚無恙天下猶有所恃賴以為無恐逮夫調停之論興始用楊畏而蔡京彈冠矣是宜楊畏一聞紹述之言首叛呂公自謂迹雖元祐心實熙豐苌之名為君子利之也豈呂公之所能保哉蔡京奉行役法不五日間京畿之法盡變溫公至謂人人如待制何法不可行京之身為小人而欲僞為君子亦利之也豈溫公之所能察哉雖然幸其有天者在耳君子可欺天不可欺天未可欺也君子詎可量哉

時文發蒙 正邪議論之異○且黃鍾一動百卉皆春震霆一鼓群蟄俱奮使寘諸左右者皆鳳凰之英布在周行者盡臺

衆之士則持論必公叶力共濟國事當言平其心以告之弊端當革順其理以諭之于斯時也氣類共孚志意交契其同也以理非靡然合汙以爲同是非相規可否胥濟其異也以理亦非矯然沽名以爲異此其議論均之爲公也義也奚患其爲同異哉然而蔓草雖去禍根易萌正途雖開蟻穴難塞使鵜鳴猶厠迹於鸞鳳之群蕭艾尚薰穢於芝蘭之馥則恃已以逞附意相從理有是非未必不徇非以爲是事有可否未必不從否以爲可于斯時也阿附成風黨比爲習其同也不過諛順以爲同彼此爭鳴勝負相角其異也亦不過沽激以爲異此其議論等之爲私也利也又奚取其爲同異哉

易論君子子人○是故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

之消長者莫詳於易易於諸卦皆辨君子小人而辨君子小人之同異者莫明於比與同人夫比乃羣而相比之時也乃曰元永貞誠以羣比之時必皆永正之君子而後謂之吉否則恃凶邪之比矣同人者內外和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誠以和同之日必別乎君子小人處得其當而後謂之亨否則亦狎昵之同矣然則議論之同異其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不可以不辨也

形容邪正情狀○嗚呼氣譬則君子小人猶陰陽也陰常居西北陽常居東南而後可以大天地冲和清淑之氣人譬則君子小人猶夷夏也戎狄常假伏於偏方諸夏常昌熾於中土而後可以開天下亨嘉熙洽之運留謂君子雖進未必安

其身小人雖退未必絕其跡而有以保泰出否者乎

詞語駢珠

信息特通於鼠穴　分明植黨互相傾軋
游揚多出於錢神　乘隙投罅更相詆排
彬彬濟濟者雲升而川增　氷炭同處必致交爭
渰渰訾訾者風休而氷釋　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鷺振充庭而狐鳴屏迹　蕙茝椒蘭咸俾豐植
鴻漸盈階而蟬噪息聲　薋葹蕭艾亦旣芟夷
蒲輪咨至賢者多矣然囊出伾文之學館者今豈無
弓旌踵聘廉者衆矣然囊立林甫之要津者寧盡絕

當今獻策　當去疑忌之患○愚切謂今日朝廷之上議論之

紛紜者不足憂意見之疑忌者深足慮葢紛紜之中多有至當之論疑忌之際易生偏見之私而況衆正之門方開羣枉之路甫杜隂邪回佞之徒雖屏逐矣而羣窺竊伺不能無乗間抵隙之思姦儉貪巧之輩雖斥除矣而曲援旁求不能無由徑媚竈之念蠅汙蠆毒或潛伏而莫覺梟心虺志或駕飾以爲欺私相締結闚闞動靜稍有間便巧襲深投則羣賢之自爲枘鑿衆論之自爲劒佩豈不大可爲今日慮乎

進賢未覩其效○厥今喬嶽參天覩者膽掉魁斗横漢見者心莊崇奬公廉收拾故老斥去貪暴尊用正人向之以鯁介立朝得罪倖倖者今焉悉收召之矣向之以道學自名不徇流俗者今焉悉旌别之矣向之隆況下僚甘心末宦者今焉

愈尊顯之矣師師在位峨峨奉璋固已無愧於虞周之盛則泰和之在今日亦宜無遜於虞周之治也然邇者兵議之興或以先發制人為說或以度時量力為言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二論交馳衆說莫一廷紳抗疏既欲其成衆賢和朝同心報國之功執事發策復廣而為不失荀異不失苟同之問豈非以議論矛盾之為可憂歟

進退賢否當决○愚切謂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今日之用君子其果能信之篤而用之專乎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今日之去小人其果能辨之早而去之决乎用之果專則當寛假以歲月而待其成功不當驟遷而數易也鼓動以志氣而略其小節不當苛責而細求也去之果决則倉卒辨事迎合

吾意者不足快而他日之蠹吾國者可慮也僥倖成功動中吾欲者不足喜而他日之害吾民者可憂也其用君子則如植嘉禾如拱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洞庭之樂其去小人則如芟惡草如剔蟊賊如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夫如足也治民雖無非常可喜之功而陰有以養安靜和平之福治國雖無擊搏震厲之勢而陰有以消奸邪倡亂之萌治軍旅撫夷狄雖不邀功生事於一時而根本日強精神日振自足以折遐衝而清外患不然當餙蠱之時而不思開泰之道則君側無于思王所非居州而天下之大勢岌岌矣

生意收結辨賢否在臺綱〇雖然持人物之衡操公論之權此正立烏臺峨豸冠者之責也昔趙公抃之爲御史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當時至有鐵面御史之稱今觀其言曰小人雖小過必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尤當保持愛惜之至哉言乎其真進君子退小人之龜鑑乎今之居言路者白簡夙生膽落奸邪清議霜凛心寒詖佞黜所當黜陟所當陟固已別涇渭而分玉石矣愚益願正學以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貴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逞忿於舊讎也風采公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問狐狸也去小人如去草菅愛君子如愛桐梓夫如是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矣又何正邪難別用舍易乖之慮又何知之不明人主必受其欺之憂

處邪正為尤難○雖然辨君子小人固難處君子小人尤不

易吾猶幸今日處之者得其道也嘗觀更化之後天下事勢頗有類元祐之末年人心疑懼恐或隨紹聖之覆轍愚每為之凛凛也既而風怡波息塵去鑑明君子雖正色朝端而無疑懼之懷小人雖顯蒙斥絕而無報復之意壽元祐之脉於將絕折紹聖之孽於方萌忍又為國家賀也然邇日以來局面似變侍臣聯翩而去或者乃有一網打盡之疑從臣遲遲其行而或者乃有兩生不來之耻守臣收拭舊愆或者乃有一竦復用之懼世變反覆如輪如雲至可畏也處之之道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 齊威公問管仲何以害伯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伯也史記

歷代事實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左傳文十八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書皋陶謨 成王繼自今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書立政 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左七年隱漢文帝求進方正廢退奸邪

前漢史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請謁者召致廷尉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望之傳唐魏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本贊崔群曰元宗罷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本傳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卒陷無辜李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德裕贊

皇朝典章仁宗景祐五年諫官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呂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余靖尹洙歐陽脩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一不肖謂高若訥也　寇準罷相丁謂與曹利用謀之王曾蹴然而懼李迪與謂忿鬪自此

始　王欽若與陳彭年劉承珪林特及謂等交通謂之五鬼
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卒奪其
命代以杜衍故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謂竦也（並言行錄）王拱辰因進奏院祠
神奏罷蘇舜欽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續長編）真宗初王濟
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仁宗寶元初蘇紳陳便宜八事
二曰辨忠邪　元祐間欲引用元豐舊黨以平宿怨謂之調
停蘇轍奏疏謂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則引退（事）高宗紹興初上曰小人但不當用在
朝廷至於閑慢差遣自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　五年上曰

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沈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其宜而已　孝宗淳熙中經筵講易泰卦九二上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其助者也

先正論建　宋郊上仁宗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奸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破之以小害使終不得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滅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並任之劉向所以

獲罪也　哲宗元祐間王巖叟言誅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之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日衰而暗長在剥惟六三無咎於臨卽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扶陽可謂至矣　李綱上髙宗臣切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智勇兼用然惟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是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　張浚上髙宗嘗察君子小人奚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道不求名而自反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
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
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

大[illegible] 朱文公云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
言觀行之言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爾若皆君子則何難
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
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
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聖不能
易也予嘗切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
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

子也依阿淟涊回互伏隱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神狐蠱如盜賊咀呪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雖曰難知亦豈得逃哉　呂東萊云小人之在治世庌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繩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之者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如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讙譁囂不至於覆宗絶祀不止也有餌焉以磬其鈎有錦焉以華其阱不幾誘而罪之也鼯鼷昏出鴟鴞夜行乘暗妄動多有之也東萊文

邪正二　才德　以才德兩全立說

【起頭】自列星光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自詩書禮義之澤微而天下無眞學我思古人鍾育和粹金玉王度何其偉如也而洪涵未嘗無所謂德黼黻皇猷何其燁如也而恢奇傑特未嘗無所謂才故閑雅巖廊孰謂其非可折衝樽俎驅馳介胄孰謂其非可論思廟朝夫固無分於才與德也後之所謂德者度量而已耳非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之德矣而何有於才後之所謂才者智謀而已耳非予曰疏附予曰禦侮之才矣而何有於德釋甲而趨介胄而馳一勇夫耳借箸而籌並地而對一謀臣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智將耳匈奴不滅何以家為一鬪士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

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覩厥成則風聲鶴唳盡爲王師幸也兩川風瓦驚走尋邑幸也五侯爭立剛運以衰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幸也豈眞人才之效哉故取之世家則能讀父書者猶是人也取之儒學則敗於陳濤者猶是人也取之譽望則虛名誤世者猶是人也取之議論則全師陷失者猶是人也

策段惟我國家一以德化逮及仁祖如歲之春以杜富韓范諸長者坐之廟堂以歐余王蔡衆君子列之侍從大者光明俊偉全正君定國之效小者靖恭愷悌效職遵理之能一時藹藹吉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皆有德之彥而羌梗於西戎棘於北則左攖右拂不動聲色而戡定之亦豈劣於才者

百年治平夫豈無自金陵一起口道德而心功利不能相安於諸公之真有德而顧自喜於群姦之小有才雖保甲以足兵青苗以足財明法令以禁有罪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一反一覆後效若何

人才之在天下文武之相參剛柔之相較如莛與楹不能一律為令之計莫若舍兩短取兩長如平之智而勃之朴丙之寬而魏之嚴房之謀而杜之斷崇之應變而景之守文隨時迭用猶四時之不可闕一相資成功猶一氣之運行其間則天下人材鼓舞於造化之中孰不爭奮所長為明時用哉

事目 董仲舒云量才而授官録德而定位(賢良對) 唐凡擇人之法有四身言書判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選舉志) 本朝歐

陟脩上仁宗用人之法各有所先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夫所謂名節之士知廉耻修禮遜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為天下法者也　王巖叟上哲宗切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窺我泰道夫小人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詳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　司馬光云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

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
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
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
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
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
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
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
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
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
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范祖禹云太宗以治亂在庶官
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

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才而言也後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術邪僻險詖趍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又曰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

先用而後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魏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孝宗乾道九年劄夙論朝廷不當專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邪正三　朋黨　以朋黨誤人立說

策頭舜朝二十二人爲一朋不失爲舜朝之盛事周人三千人爲一黨不失爲周人之美觀漢何嘗不誅黨錮黨錮誅而漢事去唐何嘗不逐朋黨朋黨逐而唐室亡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六一公固深嫉之矣患甚不願聞此名於昭代也夫朋黨二字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蚋聲蝇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

焉如燭光螢熖終乃如燎原不撲始焉如滴水滋溜終乃如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憑終乃萬口和附牢不可破始焉愚而無知亦決不信終乃智者惑之至加忿嫉市有虎曾參殺人共始曷嘗有是哉三至之言雖慈母主明亦不能不為之動心而投杼甚哉朋黨二字眞足以誤人家國也善乎六一公之言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以道為朋者道同而心合以利為朋者利盡而交疎此小人之黨常易得志而君子之朋每取嫉於當世也

【案】故嘗謂漢黨錮之興李膺陳范諸賢亦不得之無罪而唐朋黨之禍李德裕亦奚以逭其責何則朋黨之名如董鴆

之不可嚮邇蓋甚不願聞此名而乃身見此名乎甚不願身見此名而況身立此名乎則漢黨錮唐朋黨其終至於刀鋸慘烈肝腦塗地者豈得盡罪於甫節訓注諸人哉亦君子自爲之爾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悲夫吾於是有感於世變矣

蓋君子如松栢特立而小人如藤蘿附物君子如鶴鳴子和而小人如雪犬吠形君子如池蓮自愛而小人如泥草自汚君子既不苟與小人合而小人且甚忌於君子以不苟合之心遇甚所忌之人此君子常得罪於小人而小人常切齒於君子則朋黨之誣無足怪者

方今大道爲公雖無所容乎捭闔而類多游談借譽之儔衆

賢和朝雖無所事乎諂巧而不無周章姁婀之態私立名字更相推與將成淵朋比周之習扳援附和爭相汲引將有分朋植黨之迹嗚呼天日方明朋黨之論胡為而來哉朋黨之迹誠不可有也然朋黨之名一立則乘罅抵隙之傳噂沓背憎紛紛滋蔓日引月長天下之事未知所終

評 漢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劉更生為宗正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訴皆免官更生上封事云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劉向傳

後漢威靈之間國命委於宦寺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疾惡終陷黨議其死徙廢棄者六七百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免官禁錮凡

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後漢黨錮傳）唐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從子訓往賂注結守澄為奥援其黨號八關十六子有所請求無不得所欲（李逢吉傳）穆宗召李德裕為尚書元稹裴度皆罷李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引牛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德裕傳）牛僧孺李宗閔秉政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入相帝曰衆以楊虞卿蕭澣為黨魁皆出為刺史李訓鄭注復召宗閔會虞卿得罪訓注欲以權示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二人黨逐去之帝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宗閔傳）哀帝天祐二年柳璨李振言於朱全忠乃貶裴樞等縉紳為之一空殺之白馬驛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獨斷通鑑本朝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爲仲淹言者不已故下此詔參政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切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慶曆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一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　元祐四年蔡確貶新州范純仁以爲朋黨難辨切恐誤及善人呂大防以臣言爲不然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弊再三奏陳切以爲朋黨之也蓋因趍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

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售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白黑不分進呂惠卿爲大儒黜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覬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宜永爲商鑒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　七年三月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縱長范純仁上哲宗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

胥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君子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惟指以爲朋黨則無免者矣　歐陽公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凡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
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朋黨論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臣道門

名節 附 忠義 禮義廉恥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節義有所由立○回士大夫之俗風易正士大夫之心術難蠹風俗之壞非自壞也乃心術之不正以至於此也惟夫上之人有以任其作興振起之責則以名教激勵風俗以忠義感動人心士氣所遂作之必應天下亦將爭自洗濯聞風興起有持節伏義之風無徇身妾國之患有精白承休之美無阿諛固位之私凡其犯難輕死於倉卒者即其犯顏敢諫於平日者也捐軀致命於邊疆者即其汚蠻折檻於

朝廷者也興事赴功何獨不然故曰回士大夫之風俗易然而風俗之壞亦有由矣彼其始也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磨官之苟容敗露於臨事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者無幾矣而況乎以身徇國者未必見録以地與人者未必見誅籠金蹇帛有以動其心刀鋸白刃有以怵其志或因利而賣降或畏威而俯首於是無昂眉吐氣之操而有倒執手板之羞無嚼舌罵賊之忠而有開門納寇之醜若是者何足以仗義哉故曰正士大夫之心術難

氣節壞於徇時○當爲者義雖必者時志於徇義則士大夫之氣節惟安於踐義之常志於徇時則士大夫之氣節每移於習俗之變蓋氣節之所以植立者義也而所以屈伸者時

也時非君子之所能爲義乃君子之所當盡戴天履地何敢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佩有犯無隱之訓味公爾忘私之言朝政闕失職在進規國事艱難分當盡瘁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豈計時習之如何哉江漢湯湯中流砥柱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立言制行未嘗樂爲一己之名而言論風采隂有以壽國家之脉氣節如是非其安於踐履之常者乎

節義之功甚大○古者合氣節才智爲一後世判氣節才智爲二其末也倒禮義之戈決廉耻之防苟於功名而才智且不足言矣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孔子謂吾未見剛者曾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也人生天地間履方戴圓何敢忘君

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以剛大正直之氣擴而爲發强剛毅之操國步艱難分當盡瘁世變危疑義當犯難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短於才弱於智吾不暇計也然而才智之表表過人者每自立氣節中得之

續[illegible]議 古人節義之實○三代盛時羔羊歌靖共之士菁莪詠絜白之賢士以誠實爲軒冕以精忠爲圭裳以才智功名爲土苴畏公議如刑辟守名教如尺度當時不惟皆氣節之士併與所謂氣節之名亦不聞矣自是而降浸不如古矯亢爲直者未免於沽名勇敢爲尚者未免於矜能孑孑爲廉悻悻爲介者未免於傷世敗俗有能精忠慷慨奮不顧身中流滔滔砥柱屹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幾何人哉漢之汲

黜蕭望之唐之顏眞卿張睢陽至是絕無僅有而天下始以為美稱矣吾觀其直言而折黜之氣節也而河内發粟東海臥治其才智為如何毅然不挫望之之氣節也而明經持重議論有餘其才智為如何以至固守吾節死而後已者惟一顏眞卿勵力固守罵賊不絕者惟一張睢陽故二子之才智亦無施不可而其成功之未竟者天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兩漢以來名節○西漢之興自儒生之嫚罵而上無崇重之意商山之老則茹芝而不出海島之士則懷憤而願死一代風俗軟美殊甚豈無自耶與時公卿大夫持禄保位頌功美德以為容身計此固不足言矣東都懲前朝之弊崇節義之風凡其尊卓茂禮嚴光者無非為風俗計其後縉紳諸賢倡

於上章布名流和於下視死而歸廿戮如飴其扶持王室至矣惜其矯激太甚黨錮一成終無救於漢室之亂然心術之正猶可尚也後乎漢則晉有人焉後乎晉則唐有人焉其間如祖逖之中流擊楫以誓清中原爲心天理人心固不容泯沒者然單形隻影竟何益於天下之事其間又如顏眞卿之守平原張許之守睢陽古今以為三偉人也當國勢岌岌之秋而有中流砥柱之節豈不幸哉然無一義士之嘆猶或形焉則致其不滿者又爲可嘆矣

法祖嘉猷 祖宗涵養氣節○惟我藝祖創業垂統而士氣芽甲於繁霜夜零之後太宗眞宗繼體守文而士氣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士氣假大於南薰播物之盛有序

唐介極言論事言既及於乘輿事亦關於廊廟心雖至忠語
誠過訐王音始若小厲聖容全復霽威自今觀之豈惟人主
之能聽抑亦邇臣之能容故慶曆嘉祐之治邁都俞吁咈之
朝皆士氣之盛作之於前而保之於後也自是以來雖鬱屈
於熙寧之間而敷暢於元祐之始雖剝爛於宣和之後而回
復於建炎之初紹興權臣能霧翳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明
於乾道淳熙之間開禧權臣能汩混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
清於定嘉更化之久是何士氣之獨盛於我朝也惜之如元
氣培之如桐梓重之如圭璧是非一日之故也
國初砥礪之功◯國初承五代之後洗磨故習砥礪名節徐
鉉之跋扈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李之心而事我也

李昉之桀驁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周之心而事我也陶穀之詞翰誠在所取而懷中之文太祖終薄之范質之廉節誠在所貴而欠世宗一死太宗終惜之噫巨浸滔天中流砥柱天下不可謂無若人而俛仰一世爲人桔槔若此者亦不少人主之好惡取舍天下仰望而終身焉祖宗之闔闢得其道矣澶淵之役中外震驚欽若堯佐輩爲一身計耳不暇爲國家慮也寇萊公左右天子踊躍就道百萬犬羊盡箠笞之蓋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萊公之忠義何如哉蕭英之聘虜情傲岸呂夷簡晏殊輩爲一時計耳文暇爲久遠慮也富鄭公銜命虜庭不畏不懾獻納之爭聞者凛然由燕然而南活而存之者不啻億萬鄭公之忠義何如哉西夏之難

劉平以罵賊死任福以身報國死蠻傒之變趙師旦以叱賊死曹覲以不受美官死其忠肝義氣凜如也

時文警語 徇國徇身之異○有徇國之士有徇身之士志於徇國其身不足道志於徇身其人不足道尚論人物者要當以是觀之何謂徇國以扶持宇宙為心以植立綱常為念以致君澤民為事業生則為龍為麟為景星鳳凰死則萬世不可磨耳何謂徇身以執鞭富貴為心以承順爵祿為念以沽激名譽為事業生則為蛇為鼠為魑魅魍魎死則與草木俱腐耳

才智出於名節○建明天下之正論植立天下之偉功皆挺挺氣節之士為之而非常材之所能與也士君子立乎人之朝有剛正之氣節則有正大之議論有正大之議論則有奇

偉之事功猶之木焉枝幹則一本也猶之水焉源流則一宗也寧有議論自議論功業自功業哉有如位乎朝廷之上而氣節之不立循循嘿嘿依阿苟容則見之議論有將順容悅而已耳有逢迎回護而已耳使是人也而適當事會之衝處艱難之運其能輸忠竭誠捐軀徇國捍大難而立大功耶如其剛正之氣堅如金石特立之操挺如松栢則謇謇諤諤之忠豈特國家賴之若使之乘一障當一面吾見智勇足以遏敵人之衝威聲足以挫敵人之膽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未必非斯人也是豈可曰獻可替否於平時者或未能排難解紛於多事之日耶

氣節在於培養○士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

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皆氣節之謂也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伏義之風立朝無素絲羔羊之節則莅事必無中流砥柱之操豈徒曰立天下之事者以才智而已哉國家當多事之際每患士大夫無排難解紛之才而平時乃不能培植士大夫之氣節稍有直言正論則頻不能容吁亦惑矣今士大夫之氣節亦少衰矣議論亦少屈矣作而起之可也

綺語駢珠

飛霜集而竹箭勁　中流砥柱夷險一致　忠貫日月

寒風號而楚材堅　我心匪石始終一節　義薄雲天

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决石　風雨如晦鷄鳴喈喈

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　狼跋其胡赤舃几几
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刀鋸斧鉞而不避
忠肝氣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慊
嘗欽惟祖宗培養氣節○我國家養成士大夫之節義非
一日也謹畏而不負君如曹公彬入仕而不欺君如寇公準
皆其心術之正者也由是代不乏人而風俗為之丕變矣比
年以來皇上以節義勵士大夫之心非不切至而士大夫以
節義自勵者若無聞矣淮楚之失節者相望何其甘為臭穢
之生而不願為馨香之死耶豈涵養作成者未至耶抑其心
術之既偏而難正耶今日能法我高宗之崇奬使之慷慨於
功名之會奮厲於萬死一生之下則華敷偷而為忠義緩急

之際豈無可恃者哉

方今節義陵替）方今四郊多壘當䫉思才誠使持使節者果如汲長孺之便宜發粟則離居鴻鴈　一民能無安乎誠使處班行者果如蕭太傅之排斥權倖則當道豺狼之心能無懼乎果得平原之流以膺郡寄則逆雛退走必無胡馬飲江之慮果得睢陽之徒以任城守則疲卒可戰必無金湯失險之憂然靜觀今日之人才乃大不然排難解紛固不乏人而能決千里之勝者未之見明目張膽固不乏人而可托六尺之孤者未之聞庸庸碌碌隨波逐流苟苟營營乘間伺隙不惟避事且敗事矣不惟負國且誤國矣此輩不足為朝廷用況能為朝廷重乎

徇時士夫之患〇蓋嘗論之隨時迁就之一語此今日士大夫之大患也事有當言瑟縮而不敢發問之則曰此時論之所惡聞也弊有當革緘默而不敢請問之則曰時俗之所共安也外則諉於習尚陰實巧於自致持論不堅乍忠乍佞立身不同且前且卻垂涎富貴獨好修而自詭致身顯美則操心之立殊變迁不常反覆難恃脫有緩急望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豈不難哉

注意收結氣節作之而成〇雖然才智不可強而進氣節可以作而成特患上之人不能激勵之耳有振揚之無沮撓之則氣節可以立有涵養之無困抑之則氣節可以立有砥礪之無銷鑠之則氣節可以立否則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

公之心爲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爲全家之謀稍自愛者飲醇酎而心事外訪赤松而棄人間鴻鵠高舉求以保其身不在朝廷而在山林矣夫同此一遜讓也前乎事仇氣節如彼後乎殺身氣節如此無他衆人視之國士待之有以激其心耳然則氣節之士有國家者其可不激勵之哉

名立而節義衰○嗚呼節誼之名盛乃節義之實衰也江流滔滔日夜無聲忽遇瞿塘灩澦乃始大鳴以洩其怒然亦非水之本性也故國勢全盛上下同心時則節義之名不立國步多艱上下危慮時則節義之名始著節誼之名著固士大夫之所欲也豈必爲國家之福哉執事謂愚曰節誼名立國之不幸也愚於此深有感焉若夫係時事之宜以效一得之

慮是則縉紳之所屢言而執事之所厭聽者也愚不敢贅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儒行）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公孫丑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管子）

歷代事實 漢高祖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本紀）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前叙）營平守節屢奏封章（趙充國傳）房元齡夙夜勤強任公竭節（本傳）李絳對延英蹇

蹇盡臣節(本傳)郭子儀忠貫日月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贊)顏眞卿為平原守安禄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本傳)段秀實顏眞卿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本贊)節誼為天下大閑摧暴甄濟挾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卓行傳)

皇朝典章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姑取迹狀尤顯著者量加寵贈夫節義正所以責士大夫也 孝宗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敕

檢柙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

尚滋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有仗節死義之風並聖政尹洙天

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

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於忠義之節

處窮達臨禍難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

之歐陽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韓琦傳元昊反康

定元年劉平戰沒黃德和誣奏平降賊富弼奏云平引兵赴

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編年趙師旦守康州儂

智高起陷城賊令拜叱曰恨不斬此賊以報國家豈有太守

而助賊邪遂害之　曹覲守封州儂智高叛為賊所執叱曰

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賊遂害之並同上

先正論建

嘉熙廷臣奏士大夫以節誼自立則以之興邦而有餘士大夫以利祿自營則以之保邦而不足甚矣節誼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為士大夫者以節誼自立則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知有國而已安得不興邦而有餘乎以利祿自營則見利而逝見便而奪惟知有身而已安得不保邦而不足乎

文集論章

胡致堂云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讓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

感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葉正則云屯難之世乃見忠義王莽移漢翟義舉兵宦官擅權陳竇赴難魏武專漢吉平攻討武后專制敬業起兵是皆以時之不可功之難成輕生重義不與無君者俱生眞節義之凛凛也世之偷生無恥之徒乃以爲數子志大謀踈無益於事嗚呼是欲舉天下以與人而不敢喘息也數子之事雖不成其英烈義槩猶足以誅姦諛於地下激懦夫於將來此而不貴是必奴顏婢態僞造符瑞連章勸進而後可也

司馬公曰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而景仁獨倡言

之十餘章不已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司馬公作景仁傳

名節二　忠義　以旌死勵生立說

發頭歲寒松不改烈火玉難焚此非靖康李若水之言乎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此非建炎楊邦乂之辭乎愚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夫忠義之臣萬古不亡而狐趍鼠媚者雖生猶死也何㮚屈降膝於虜廷其視吾若水之失聲痛呼者固大異然㮚終不免於死而大宋忠臣之稱虜固不以許若水者許㮚也㮚其如吾若水何杜充飲降杯於堂上其視吾邦乂之瞠目堂下者固大異然邦乂不失爲忠義而充之降虜虜固不以我朝待之者待之也充其如吾邦乂何

贊曰嗟乎人誰不死死得其所雖千萬世之下猶有生氣彼望風送欵賣上黨以自食開門延敵納三秦以自王雖一息偷生苟延餘喘而犬羊亦甚惡之顏平原不死於祿山而死於希烈張睢陽不死於雍丘而死於思明天也然傳永之魁梧慷慨馬廣之白首荊榛雖虜亦欲撫而用之下視守淮南而張樂宴寇守高陸而醵金遺賊者萬死不足以贖吾甚爲今之邊城者慮毋曰移治毋曰撤花

今日朝廷重節義如重金璧士大夫守節義如守泰山比年以來死於夷狄死於盜賊者不惟無人而是猶曰國家自有典故惟夫抵忤權門流落嶺表擯者老老者死無復見天日之開明者可悲也已邇者御札有嚴務旌死節而又且申飭

攸司播告中外舉行優卹之典甚盛舉也然沒身鋒鏑者或世其祿或立之祠而冷落謐地生者僅令收敘死者止於歸葬而已豈輕重之意猶不免歟愚固知其決不可也上之人其念之哉

唐顔杲卿與祿山戰被擒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祿山節解之謚曰忠節本傳張巡許遠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詔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大中時圖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雙廟云本傳惟宋三葉章聖皇帝過其廟留駕徘徊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賛明厥忠

賛上

名節三　禮義廉耻　以心術心學立說

【策頭】聞之師說士君子不可一日不正者心術也不可一日不明者心學也蓋心術之邪正根於心學之晦明遡而求之如水有源木有本徒知善俗而不思所以善其心抑末矣且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而士君子出而爲世用則又天地人物之紀也此其心豈容一毫有愧於天地乎進退去就之所當明公私義利之所當辨皆此心實權輿之故講貫熟則識見明識見明則操守定操守定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其躬行其出處皆合於道義而士風徽矣不先明學以正其心則物欲一移私偽萬端如水之渾如木之蠹其流派枝葉豈復有不止不息之善意哉

策段

是故士君子之心學苟明而心術苟正也則必曰浮雲富貴仕止在義士梗萬鍾辭受以禮昔何人也吾學焉彼盡心四維小知治體而三歸反坫於禮無聞者非吾所願學也駟馬弗視義氣飄飄周粟耻食高風凜凜者昔何人也吾志焉彼厚薄寬鄙得聖之和而處汙不羞辱身降志者吾以吾之不可而學其可也乃若韓仇未報則屈巳於圯上之書瀟業既安則脫屣於侯封之印予房之廉潔吾取焉彼溺冠嫚駡多得乎頑頓之士者吾所不願從也憂病癃之勢而痛哭以攀偷憤倒垂之勢而流涕以起懦賈生之氣節吾慕焉彼金錢賂覽而更愧以賞賜者吾所不願受也如是則躬行既正而植立必不苟出處亦審而事業必可觀矣

痛哉風俗移人也四維不張恬不之怪且勇退急流引年致仕言有不行樞命不拜前輩之進退以禮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貪榮進而不已居寵利而罔功伴食素餐陽爲老而不去特祿固位甘阿諛而被譏無禮莫甚焉安樂名高甘於靜退輔養自任無愧經筵前輩之出處合義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棄義命而不安踰分守而莫顧罷政里居睨闕庭而布召躋身禁近冒職業之莫修無義莫甚焉東歸篋中圖書數卷出入蜀道琴鶴自隨前輩之廉潔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不飾簠簋交致鞭靴私橐之金惟思家計公帑之帛罔恤國虛何不廉之甚歟諫垣默默愧以貽書佞臣拂鬚責以正義前輩之知耻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淟默附權貴緣媚竈指

喉之勢搖尾聽命集爪之蠅揮去復來何其無恥之甚歟飾詐以為高則有之而儒行所謂難進而易退者未之見也毀方瓦合則有之而儒行所謂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未之聞也士風一壞一至於此吁可愧哉嗟夫禮義消亡變風所以作廉耻道鈌小雅所以廢則今日之俗豈非執事之所厭哉

事目 齊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誼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管子 漢賈誼云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董仲舒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化於禮義而耻犯其上　阮种傳云夫廉耻之於政尤種藝之有豐穰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遜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此先王所以保義定功化洽黎元者也傳並本　本朝仁宗天聖九年詔曰縉紳之間名節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昇輸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耻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由廉耻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畧事　孝宗乾道七年御書戒敕官吏云云　云夫天下之風俗係上之好惡朕所趍鄉縉紳大夫其知之矣朕躬秉

是道蓋與宇內之士共由斯路而習俗若此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洗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褒嘉爾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矣柳子厚云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何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游酢上徽宗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攫金不復見其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而人君尚何所賴乎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

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開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

其獻策收結等叚並見第一套

臣道門

貪廉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貪廉係乎世道○世道清明風俗淳厚義利之辨昭然於天下而士大夫所向純乎義世道汙濁風俗薄惡義利之辨懵然於人心而士大夫所趨純乎利夫貪廉義利之辨豈平係於區區之勸戒哉世道之所歸即人心之所趨也歷觀古昔熟究來世唐虞之時九官在朝濟濟相遜百僚布列師師相承不惟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況委蛇退食之人亦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是雖崇義黜利固古者之盛亦足以

見三代之時治道純厚而習尚如是之美也更秦歷漢俶黃
金厭梁肉縱横辨難變詐萬端無非貪榮冀祿之徒患得患
失之輩是雖滅義罔利固後世之變亦足以見三代而降世
變澆薄而趨向如是之惡也由是觀之利義廉貪之消長當
以世道論明矣

古者貪廉不同○古者以廉爲常後世以廉爲異古者以貪
爲異後世以貪爲常唐虞盛時簡廉之德相師成風而獨一
驩兜焉舉天下以爲甚異惟恐殛之不早周之盛際素絲正
直在位皆然異時廉善廉能所以弊群吏之治者亦姑存是
法未聞有干其紀者何耶以廉爲常以貪爲異耶迨其後也
人皆垂涎于苞苴之賂而畏四知者始詫以爲高人皆動心

乎神通之物而受一錢者始誇以爲潔垂魚于庭止一羊續而溪壑肆慾者滔滔也瘞鹿于圃止一裴寬而漁獵厚貲者總總也又何其以廉爲異以貪爲常耶

稽古辟議 表率在上之人○士大夫之風俗當自上始不當自下始當自近始不當自遠始羔羊之詠不以美在位而以美周代檀之刺不以咎其臣而以咎魏誠以表率有人則風移俗易儀軌不立則波蕩風行故楊綰爲相而在庭之騶從减元載任職而在朝之貪風熾吁 士大夫之風俗果誰職之

大臣不貪爲倡○埋鹿垂魚志操清冷委珠沉犀神骨飄爽愚謂不如食茹而美愠而拔葵之爲難也酌泉飲水清入江水蔬食瓦器涼洗羶葷愚謂不如買第數日償直庭木之爲

高也四知之拒天地監知一錢之選兒童頌稱愚謂不如有位丞相不治別產者之爲美也大抵冰雪之側必無炙手之人脂膏之林豈無自潤之子或者上之人使然也

法祖嘉猷 去冗官清吏習○嘗拜覲開寶之詔有曰吏員冗多而求其治者斯難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且曰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奉夫以國初盛時吏道未雜我藝祖一札之頒不徒曰省官且期於益奉豈非深慮夫吏員冗則奉給微彼之祿不能以自養安望其有廉節乎祖宗惟知減冗員以益奉祿也故當時小大靖共節槩特立駕幸其第者不知瓶金之饋而下江南以歸者且無寸錦之儲圖書數卷清潔如義倫不受餽遺廉介如范質前輩英風凜凜如

在今日士大夫必有能鑒之者
先正清廉之節○逮我國朝廉風尤盛有官鼎鼐而無樓臺
者則寇公準也有田園貧而圖史富者則龐公籍也有守古
端而不持一硯者則包公拯也有 帥廣右而不載一物者則
余公靖也有如曹公彬之歸舟無他惟載圖籍者有如王公
質之終身不貪所至氷蘗者至於未嘗殖產而天下皆知其
清有如畢公不受饋遺而累朝無出其右有如范公又如趙
公抃之以鶴自隨范公仲淹之鬻馬步歸是皆能以一身倡
率天下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茲固可以範薄俗
而愧貪夫也
時文警段 吏以勸而自廉○周興廉以弊群吏漢詔廉以為

民表廉之足尚也久矣抑不待勸而廉者上也必待勸而廉者次也故吏能廉則砥礪其行氷霜其操上可以培有國之壽脉下可以護生靈之元氣使廉節不立則酌貪泉而遽易遑欲壑以求盈蠹國害民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吏其可不廉而待勸邪其可雖勸而猶不廉邪吾觀漢唐先朝之諸君子其不勸而廉者歟今日之士大夫其必勸而廉者歟

當擢廉以礪貪○何今日之士大夫而不然歟苞苴之風號爲少息彼陰厚囊槖未保其悉無也椎剥之習幾於漸消彼巧事掊攫未可謂盡除也和糴本不當強民胡爲下戶無計吾槩悉剗刷而靡遺耶楮幣本當秤提胡爲低價收買於官皆乃展轉而罔利邪軍需科調本非得已而不已者胡爲並

緣爲奸輒多增數目而取贏耶故必貴於廉退盡擢而後足以厲此廉必貴於貪黷盡黜而後足以厲此廉否則勸勉雖勤而遺風未殄戒飭勤渠而餘染未濯未易以一洗而盡空之也

就義則享其利〇嗟夫公私不兩立利義不兩全自古然也出於義則入於利入於利則出於義天下之事豈能越利義之兩端邪未有舍義而可以言利未有行義而不享其利特心主乎義則無往而非利心主乎利則無適而非害耳故幣帛利也當受而受之不足以違義廩餼亦利也不當拜而拜之或足以害義利物和義易之以義為利也正德利用書之以德為利也人能審察其是非孰觀其當否而義利之理昭

白矣

綺語騈珠

操凜氷霜　人爵不如天爵　官居鼎鼐欲起樓臺而無地

志存金石　勢榮不若義榮　秩滿成都獨携龜鶴以自隨

名教有眞樂富貴如浮雲　不受饋遺餘芬藹如

理義有至榮金璧非重寶　未嘗殖產流芳猶在

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　以斗筲之量而飽溪壑

清議雖烈孰恤芒刺之虞　以蟣蝨之吏而縱豺狼

當今獻策

貪吏不宜寬假○獨奈何時不古若氣習日卑義與理微心術日壞彼惟不知有義理也嗜利亡厭而反以廉潔為沽名臨財苟取而反以清介為要譽中流砥柱寧幾何

人貪風所移趨者淵倒嗟夫是不可以廉恥責也是不可以禮義化也是故不藥石無以愈疾也不去莠無以養苗也彼方以義理爲何事而我猶狃於忠厚之說含容姑息而不忍加嚴於法令之誅則彼固狎玩而愈無忌憚矣大抵今日之待士大夫也寬厚太過而飭厲不足優容太甚而檢束多踈有如貪汚之已甚亦嘗聞於竄逐矣何罷去之未幾而收召之繼聞也奸贓之狼籍亦嘗見於奏劾矣何罷斥之未幾而錄用之不旋踵也法令不嚴而區區之義理終不可以訓是宜飲貪累者滿天下而廉潔自將挺然特出於流俗之表者未免若是其寥寥也

貪風之盛可畏○自人心義理之不明貪風之熾幾於法不

足以使之畏自人心義命之不安冗關之流至於貪榮嗜進而惟恐去其位庸人鄙夫鸇獺如故叨吏墨輩鳥雀爲群向之以贓敗者不惟全璧而去富錦而歸且將鋒車賜琢驛召旁午矣雖初焉有靦於面目而終也不傷其毫毛甚者彈奏已俞而遲回顧望不忍移都門之轍其視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不惟風斯在下而碩鼠之主角太露其亦可哀也夫且一貪之末華似未足以蠹國而實足以亡人之國一冗之末汰若未足以亂天下而實足以禍天下此其關係眞與世道相爲消長國家相爲盛衰甚矣其所當痛懲而亟去也
貪風盛於今日（歟今之所患者士大夫之間節操衰而貪風熾習俗薄而趨向惡大吏作奸動以巨萬千百之量飽溪

蝥蟣蝨之官縱豺虎始則竊爲之今則公然矣始則或爲之今則皆然矣申飭非不切也未能革其貪風按劾非不嚴也未能變其舊習酒有鴆肉有堇視鴆如醇酎視堇如太牢士大夫利心變乎其中而不自覺悠悠風靡贓吏成俗風俗薄惡世道凋弊亦云甚矣

羞惡收結當自反而爲廉○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盍亦士大夫相與以理義自反而求爲忠厚之歸無待於上之人法令之及可乎有如不受饋遺餘芬藹如未嘗殖產遺芳猶在清名若此且令人灑然於物慾之外九原可起誰其似之有官鼎鼐無地樓臺位至樞相未嘗改饌儉素若此且令人凜然於利名之外千古可作誰其續之景仰前修必若是而

後廉節爲可尚企慕先哲必如是而後貪風爲可息不然矯之者旦夕而敗於旬月之變移懲之者毫末而奪於尋丈之轉徙彼爲之我效之前倡之後和之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清議雖烈熟恤芒刺之處出語諸人自許獨淸於衆濁歸視其室已萌他顧之墦間方且汩蕩於利欲之波而何疑於廉恥之道喪哉嗚呼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人心有不可泯之義理亦在士大夫相與自反而已矣

尚廉自大吏始○昔先儒進箴先朝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人以下化爲小人誠哉是言也然人心有不容泯之正理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揚清激濁丕變舊俗豈無其道哉愚切有獻一秉鈞軸調鼎鼐者百執事之所觀瞻有無地起樓臺

之譽則不患無家之飲器之人是必守拔葵之節脫粟之廉而後無愧於道揆之任歌黃華駕輶車者州縣之所表儀有帥南海而不載一物之廉則不患無不持端硯之守是必有飲泉之志郤金之清而後足以當外臺之寄正一身以率百官內當始於宰相則人皆稷契正一路以帥州縣外當始於監司則人皆龔黃執事試思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語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孟 宋人得玉獻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左襄十五年

歴代事實 周小宰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注六計以廉爲本周禮漢文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遣謁者勞賜之　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常獻其生魚續受而挂於庭他日又饋續乃出所挂者以杜其意　孟嘗爲合浦太守前守貪穢郡出珠寶採求無厭珠移於交趾界嘗到官去珠復還　劉寵爲會稽太守人齎百錢以送爲人選一錢受之　楊震性公廉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並漢　三國魏曹操以崔琰毛玠爲掾並典選舉所用皆淸正之士皆以廉節自勵長吏還者垢面弊衣吏絜於上俗裕於下　操歎曰

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通鑑】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飲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本傳】唐盧奐為吏有清白稱為南海太守汙吏斂手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本傳】王丘所守清約未嘗通饋元宗嘉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金祿以旌潔吏【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時曹彬平江南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兩川平王仁贍先歸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彬一人耳彬還輜重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錢金寸錦附焉【行狀】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義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帛子女倫清潔一無所取束歸之日惟圖書數卷

太祖知之擢爲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譏太宗嘗以錢遺中丞劉温叟不敢辭貯于別室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温叟有之矣錄、趙抃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呂氏家塾記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歸不持一硯言行錄余靖爲廣西安撫請立法度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同上興國二年賈黃中出知昇州營棨行府廨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乃李氏宮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神宗即位命趙抃知諫院及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龜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邪並言行

先正論選

臣僚上言廉吏所以難得者由所以廉者有不同有家温而廉者田園既富儲蓄既豐閑居無事足用有餘其視俸給之入眇然不足以動其心故其廉全於富足之餘有禄厚而廉者正俸之外既有添給月給之外又有茶湯故其廩保於禄秩之厚有謀拙而廉者黄金在前心切歆慕而智淺術踈無計可得故其廉得於智謀之拙夫此均曰廉也以是為廉人皆可能至若貧窮迫於前妻子望於後田園室廬仰給於涖官之所得而月廩歲給未免日用之告匱使其智足以舞文法謀足以肆奸貪鮮不白晝攫取不復顧市人矣乃有不怵於困貧不貪於苟得厲行清修持身廉潔是為難得可表而出之宗上帝

【[illegible]】將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一命之吏三年之積爲俸不過數百緡而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來之費親舊問遺之所須滿罷閑居之所用皆出於其中監臨之吏銓授之私人從而重擾雖使伯夷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廉矣故嘗謂江水撓之不濁河水澄之不淸非水性有異也源使然也魏得一毛玠唐得一楊綰而時人莫不化彼二子者豈能人人而制之事事而防之哉亦不過淸其源而已耳

貪廉二　以大臣當廉立說

【策頭】勸小吏之廉易勸大吏之廉難夫對墨池之瀾名爲君子者固畏其汙染也揖雪山之淸雖名爲頑夫者亦知其肅敬也蓋世利之味若難忘而人心之靈不昏泯也彼其涉足

貧塗墮身溷海豈其心之素哉或者有以籍口耳東坡先生
有言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士大夫以膏粱爲汙此勸大臣讁
策段嗟夫道學能使人重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不能
使人忘昔固有一錢選受者然人不皆劉寵也昔固有四知
延退者然人不皆楊震也昔固有獻魚不受者然人不皆羊
續也貪泉酌而心不易者誰歟園葵拔而利不爭者誰歟珠
璣擲地犀珍投江又幾何人歟黃金可受何須華衣之褒白
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是未可以金陵之風俗不美也內有
無樓臺之冠準何患外無鶴隨之趙抃上有富圖史之富公
何患下無一硯不持之包拯焉請舊路龜放河表冰槩其心
雪霜其操仰先正之高風景前修之故躅百世而下如對汗

青而況當世乎

高官美爵以何而遷華城要郡以何而除輦浮陸運歸之誰乎象馳斛貯實之誰乎豈州縣之吏忍於朘赤子之膏血哉或者亦有出於不獲已爾土地曰狹仕路日迫青衫入手固有衰耄而不獲匃於下僚也柴車就道固有飢寒而不得之官所者也一染指鼎味又豈能田伯夷於跖蹻之流也哉

事料春秋季文子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

前策本朝范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中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

宗亦素重賢嘗對近臣稱累朝守祖以爲術規矩謹名器持廉節無出賢之右者謝賓畢士安未嘗殖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錄言行寇準爲相魏野贈詩有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事典

貪廉三　以贓吏當懲立法

題興廉揚清以成士大夫之美俗者雖本乎忠厚而有餘厲貪激濁以消士大夫之積習者當濟其忠厚之不及蓋本乎忠厚者以人心義理之不能泯也而濟其忠厚者乃國家法令之不可弛也昭明義理以握風俗之樞機信必法令以懲習俗之流靡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庶乎埭畏慕而明勸懲而士大夫之風俗或者其丕變乎每觀我朝以仁立國其

所以體貌夫天下之學士大夫者靡不用其忠厚之至而獨於贓貪之罰一毫不貸蓋所以消濁亂而開清明抑浮薄而歸渾厚使士大夫洗心滌慮精白承休變其習染之舊而示其意向之新此其法令森嚴之中正所以寓其義理忠厚之意是以祖宗盛時吏治清平風俗醇一職此之由

策段 昔者常觀成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其叙三風十愆之戒凜然若雷霆之不可犯伊尹乃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似有廣大發育之意抑何先後之不倫也反而觀之大舜撻以記之欲並生哉之言然後知聖人嚴爲之法以儆士大夫之心者非固不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也彼其禮義廉恥之道固有以感格於其先而法律刑威之嚴復有以儆戒於其後

潛孚神化人心翕然由乎正路矣
夫義理素明於人心則不待法令而自知畏此忠厚之説也
義理晦蝕於人心則必待法令而後知警此亦忠厚之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夫子義利之辨為甚明而易之所謂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者正所以慮小人喻利而不喻義耳亦有
仁義何必曰利孟子義利之分為甚確而書之所謂敢殉貨
色無揔貨寶者正所以警有位之徇利而不徇義耳以商周
之時在位皆忠良節儉果何有於典獄惟貨之事亦何有於
徇貨總寶之人而當時為士大夫末流之慮則不得不為是
豫防之戒耳以漢之盛時郡舉孝廉吏尚廉平而建武永平
之後且有御暮夜之金而還合浦之珠者清節廉名史不絶

書則正以漢文之崇尚名節有以激懦起媮於無窮耳

自王莽之姦進而敎謟者多自櫓胥之術深而譁盜者衆苞苴不絕於都門而郡守縣令則以入已計贓賂遺公行於京邑而小官下吏則以準法定罪彼亦得以有辭於我矣漢法贓吏錮子孫唐制贓吏死朝堂非不嚴也而史不絕書得非表倡於上者未至則下不心服耶

事始 虞舜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左傳商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徇于貨色書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本紀 代宗時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本史 文宗時鄭注得倖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綃至一

二百萬疋斛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詔以贓致罪者雖會赦不得放還自今永為定制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贓吏為奸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憲　建炎四年上謂宰臣曰貪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徒未嘗蠲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並聖政　呂東萊云國家以禮義廉耻維持士俗而貪墨之吏尤在所懲太祖之世凡在贓者皆寘極典而以販易貨者亦至抵法太宗之世贓吏誅殛者非一間有貸死配隸者亦不復放還叙用其待贓吏至嚴也祥符以後如開叙復之漸然猶不得以齒善良天禧而後藩方長吏以賄敗者始自諭籍畀以郡符而其餘因事計贓非枉法者往往

得從寬典然邊肅蓋以城守之功而特與牽復而因事計贓又非枉法之比則其寬貸之意悉有所為初非曰一切縱之而不問也仁宗之朝正犯奸贓往往貸死然亦不免黥隸之辱自安石奏對謂祖宗接五代餘俗故以治贓吏為急今贓吏已少惟苟且因循廢弛公事慢法令者宜以為急自是而贓吏之禁愈寬元祐紹興以來始有三免之說而冒于貨賄者愈無所懲高宗中興稍復遵用舊典以賄聞者雖未忍遽寘之死地而時用黥流之刑以警其尤雖有直臣之後聖意惻然矜憫而不免編置之罪孝宗聿遵先志决配籍沒之令載在國史者可覆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